



应典：不希荣利 成就学术领袖

□应逸

在我市的历史文化遗存中,五峰书院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底蕴最深厚、时间跨度最长、影响力最大。我市历史上两次影响深远的学术高潮,都是在五峰书院掀起并风行八婺大地的。第一次发生在南宋乾道、淳熙年间,朱熹、吕祖谦、陈亮、吕子阳等曾在固厚峰下的寿山石室中读书讲学,四方学者慕名前来探究会讲之道,文风鼎盛。第二次发生在明朝正德、嘉靖年间,应典、程文德、程梓、卢可久等在此共倡王守仁良知之学,从学者常逾百数。诘难问辩,弦歌不辍,传道解惑,木铎声声。学术启良知,谈笑有鸿儒,讲堂开胜地,往来无白丁。

“通籍三十年,在官止一考”的应典是官场中的另类

我市历代先贤中,能留名正史的可谓寥寥无几,应典是其中一位。据《明史·列传·儒林》,初,守仁倡道其乡,邻境从游者甚众,德洪、畿为之首。其最初受业者,则有余姚徐爱,山阴蔡宗衮、朱节及应良、卢可久、应典、董涑之属……应典,字天彝,进士,官兵部主事。居家养母,不希荣利。通籍三十年,在官止一考。寥寥几十个字的记载,传递的信息却非常之丰富。最重要的有二点,一是在王守仁(阳明)数以千计的弟子中,应典是史官都认可的几个最初受业的入室弟子之一;二是应典进士及第后虽在朝廷要害部门当官,但淡薄功名利禄乃至



通籍三十年,在官止一考。通籍意指做官(1),一考是三年(2),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做了三十年的官,上班在岗却只有三年。

应典(1480-1547),字天彝,号石门,出生在我市芝英的名门望族。应

典的曾祖,是以崇文重教、独办县学明伦堂而名闻遐迩的乡贤应仕谦,他的伯父,是以孝友治家、不惜重金创办家族私塾教育子侄的应尚道。良好的家庭教育,使应典从小养成了强力苦学,久乃通悟出绝伦,穷理论事,务寻厥根本,直究到底的性格。

明正德九年(1514),应典高中唐皋榜进士。应该说,应典通过科考跻身仕途后的前途是一片光明的。他的第一个职位是兵部职方清吏司主事。职方司是明朝兵部四司之一,掌管各省之舆图(地图)、武职官之叙功、核过、赏罚、抚恤及军旅之检阅、考验等事;主事是秩正六品,掌章奏

文移及缮写诸事,协助郎中处理各司各项事务。位置不可谓不重,起点不可谓不高。转授为车驾司主事后,更深得时任兵部尚书王琼(王晋溪)的器重,令典四司奏案,凡机密大事多委处分。嘉靖元年(1522),总是翘班的应典经师友推荐,又被荐升为尚宝司丞,尚宝司是明代专门掌管皇帝宝玺、符牌、印章的衙门,司丞是正六品的尚宝司三把手。但不管所在位置多么重要,也不管领导多么赏识,应典就是对当官提不起兴趣,或以己病、或以母病、或以母丧为由,常年请假居家养母。不希荣利,到这般地步,无疑是官场中的另类。

王阳明的良知之学导致了应典的思想转轨

是什么导致应典通籍三十年,在官止一考的呢?或许我们可以从应典的从侄应廷育所作的《石门先生行状》中,较为清晰地看到应典思想轨迹的几个节点:

第一个节点,是就任兵部职方司主事后,应典锐志功业,多购经史百家之书,昼夜研究,思所以明体而措之用者。但在一次与鸿胪寺卿周文兴(江山人,文辞卓然超群,才气横溢。后因厌倦仕途,托病辞官,退隐江郎山中,结庐攻读,以诗书自娱)讨论学问时,周举论语《知之次也》一章为问,应典一时答不上来,周文兴说:闻见之知,非德性之知也,斯为次耳。这让应典豁然顿悟,才知道做学问的根本,当把穷理尽性作为把握大道的方式,不以闻见之知来桎梏本心,而应扩充本心,穷神知化,达到合其天心



的境界高度。

第二个节点,是应典第一次以病乞归时,途经兰溪顺道拜访有八婺儒宗之誉的枫山先生(章懋),并将自己对儒学、理学的一些学习心得向先生请教。枫山先生很看重这个新科进士,还把勉励弟子的话送给应典:吾婺有三巨担,自东莱(吕祖谦)何王金许(即北山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四先生)后,道学无人担;自宗简(宗泽)潘默成(潘良贵)后,功业无人担;自吴(

莱)黄(黄滔)柳(柳贯)宋(宋濂)后,文章无人担。后学可加勉也。应典虽然没有当着枫山先生的面说什么豪言壮语,但心里却下定了挺身任道学之担的决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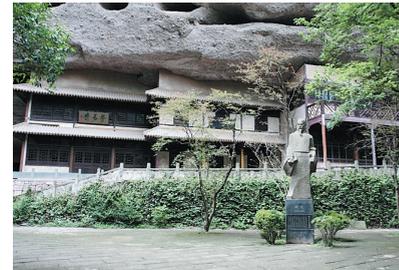
第三个节点,是应典与仙居应良(南洲)、黄岩黄绶(石龙)的切磋交游。去仙居拜访应良,让应典第一次接触到了王阳明的良知之学。震撼之余,他的人生观和学术思想已悄然改变。两个一见如故的同宗学者彻夜交流,意犹未尽,索性又结伴赶赴黄岩,向正在石龙书院研究王阳明心学的黄绶请教。在此后的七年间,应典不畏括苍岭路峻且险,肩舆造谒四访台州、黄岩。随着对王阳明心学的研究和理解的不断深入,使应典深感良知与致良知说不仅将本体与工夫、未发与已发、心与物、内(主)与外(客)、

静与动、知与行整合为一体,圆融而无碍,唤醒了自我的心性觉悟。

第四个节点,是应典在好友黄绶、应良的影响下,经同年黄宗明(鄞县人,正德九年进士,王门学者)介绍,前往绍兴拜见王阳明,成为正式的王门弟子。此前已对王阳明思想体系有了相当感悟的应典,通过面对面向王阳明求教,更对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等哲学思想精髓有了深切的领悟。王阳明教导应典为人处世重在致良知,要将伦理道德融入到日常行为中去,以良知代替私欲,破除心中贼,努力做到各得其心。而此后应典拒绝就任尚宝司丞,却在方岩寿山洞构建丽泽祠讲授传播良知和致良知之学,讲学以自乐,视功名富贵泊如也,就是用实际行动去践行老师的教导。

应典是“王门”永康学派众望所归的领袖

五峰书院的兴起有当时社会大环境下的必然性,更离不开以应典为领袖的王门永康学子程梓、卢可久、程文德、李用彰、周桐等人的不懈努力。嘉靖二年(1523),应典主导的、于正德十六年(1521)动工的丽泽祠建成,祀吕祖谦、朱熹、陆九渊。盖斯地朱吕尝过化焉,而并及陆公,则取阳明所辑,晦庵晚年定论之意,将以一鹅湖未合之余论,而会之于周程者也,是可以见先生之志矣(3),书院以阐明理学为宗旨,先后主讲席者多为王阳明弟子,应典、程梓、卢可久、程文德等人,既是创办者,又是学者,也是名师。书院经费先由应典、程梓、卢可久等置田,以每年租谷收入充作集会开支,从学者常逾百数。而应典无论学识、声望,都众望所归。因此,虽同门毕集,而主盟惟先生焉。如是者垂二十年。



应典一生为传扬致良知之学,倾注毕生的心血。他的学术思想,在《明儒学案·附案》(4)中有清晰的记载:

圣贤之学,在反求诸己,而无自欺。人心本体,至虚至明,纤毫私意容受不得,如鼻之于臭,才触便觉,才觉便速除去,更无一毫容忍。古之圣贤,当生而死,当富贵

而宁贫贱,以至处内外、远近、常变、得失、毁誉之间,不肯稍有所徇者,以能自见其心之本体,而勿以自欺而已。人心无声无臭,浑然天理,不能不为物欲所蔽,而本体之明,终不可泯。一念觉,若鬼神之尸其兆,上帝之宰其衷,此即是不可欺之本心,充而达之,即是尽心。

孟子曰:人能充无欲害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充其不欺之心,至于纤悉隐微,无所不尽,事之巨细大小,俱以一心处之,而本然之体,原是不动。

圣贤学问,紧关切要处。学者知此,工夫方有落。若徒务外,近名窃取,口耳闻见之似,以夸于人,又或知有身心之学,模拟想象,不实践下手,自欺之罪,终恐不免。

《明儒学案》说应典为人,诚恻和粹,孝友兼笃,谨言慎行,廉隅修游。黄宗羲称其笃实谦虚,刻苦好学,浙中罕俪。

而流传至今的应典《诚意章讲义》所阐明的为人学的大旨,是诚意毋自欺,戒慎慎独。如果为学为人徒务外近名,窃取口耳闻见之似,以夸诸人,又或知有身心之学,止模拟想象,不肯为实践下工夫,则行不著,习不察,自欺之罪,终恐不免。今我同志亦有此病否?谆谆告诫人们,直透大义,反问自心,当知行合一,经世致用。

嘉靖二十六年(1547),应典病重,对前来探病问侯之人,他还拳拳勉以良知之学。等到不会说话,不时转头眼看从侄应廷育。应廷育一件件列举家中他关切和重要的事问他,他总是摇头。当应廷育告慰他五峰书院的事一定会办好时,才连连点头,慢慢地闭上双眼。

注释:

(1)籍是二尺长的竹片,上写姓名、年龄、身份等,挂在宫门外,以备出入时查对。通籍谓记名于门籍,可以进出宫门。因此便称做官为通籍。

(2)明代文官考绩方式主要是考满,即按任职年限考核,规定任满三年举行第一次考核,称初考;满六年举行第二次考核,称再考;到九年一个任期举行第三次考核,称通考。

(3)这段摘自《石门先生行状》的话,是作者应廷育作为当时人记录当时事,应该是可信的。清朝以后的文章都把陆九渊换成了陈亮,值得商榷。

(4)《明儒学案》是一部系统总结和记述明代学术思想发展演变及其流派的学术史著作,是清代浙东学派的创始人黄宗羲的代表作之一。



Table with real estate listings including details like '店面转让', '9072 五金一期', '九铃西路店面出租', etc.